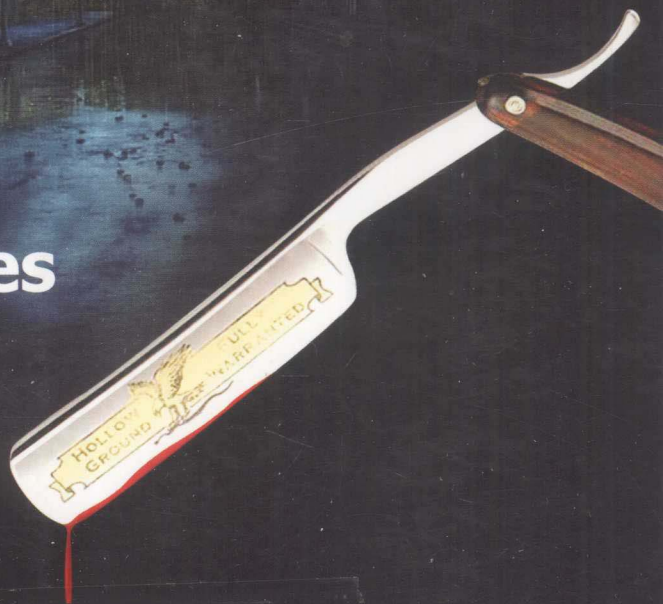


教堂谋杀案

(英) P.D.詹姆斯 著 刘一枏 译

P.D.James

A Taste for Death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教堂谋杀案

A Taste for Death

(英) P.D. 詹姆斯 著

刘一枫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堂谋杀案 / (英) 詹姆斯著; 刘一枏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80225-816-7

I. ①教… II. ①詹… ②刘…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91696号

A Taste for Death by P. D. James

Copyright: © 1986 by P. D. 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8-075



教堂谋杀案

(英) P. D. 詹姆斯 著; 刘一枏 译

责任编辑: 施 铮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胡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6.875

字 数: 327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一版 2010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816-7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有人可以凝视它而不昏聩，
这个把戏我从未能学会。
这里说的是鲜血和生命，
它们让人感受死亡之魅。

A.E. 豪斯曼^①

^① A.E. 豪斯曼 (A.E. Housman, 1859—1936)，英国学者、诗人。

作者声明

在此我谨向坎普登希尔街区的居民们道歉，因为我在本书中虚构了一所由约翰·索恩爵士建造的房子，破坏了他们街区建筑风景的对称；我还要向伦敦主教管区致歉，因为我让亚瑟·布洛姆菲尔德设计的教堂和钟楼坐落在了大运河岸边，这对于教区设置来说当然是画蛇添足之举。书中涉及的其他一些场所都可于伦敦寻见其踪影，因此，我有必要在此声明，这部小说描写的所有事件和人物纯属虚构。

首都警察局法医实验室的先生与同仁们在科学细节方面给予了我无私的指导和帮助，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目 录

1	第一部 从男爵之死
101	第二部 死者的亲属
195	第三部 协助调查
263	第四部 谋划与欲望
349	第五部 弥因子阳性
417	第六部 致命的结局
507	第七部 尾声

第一部
从男爵之死

1

那两具尸体是九月十八日星期三早上的八点四十五分被埃米莉·沃顿小姐和戴伦·威尔克斯发现的。沃顿小姐现年六十五岁，未婚，是伦敦帕丁顿^①圣马太教区的教友，而戴伦·威尔克斯是个十岁的小男孩，就他自己所知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教区，不过这一点对他来说也无所谓。沃顿小姐和戴伦这一老一小走在一起显得有些不协调。他们俩是那天早上八点半左右从沃顿小姐位于克罗赫斯特花园的公寓出发的，沿着大运河走半英里就能到达圣马太教堂。在那儿，每逢周三和周五，沃顿小姐都要把圣母像前花瓶里的残花败叶剪掉，把铜质烛台上的蜡渍和残存的蜡烛刮去，再把圣母堂里的两排椅子擦干净——对于清早的弥撒小聚会来说，这些椅子足够了——九点二十分之前沃顿小姐会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停当，等候巴恩斯牧师的到来。

七个月前，沃顿小姐第一次遇见戴伦时，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形。

^①帕丁顿（Paddington），英国伦敦西部的一个住宅区。

当时戴伦正一个人在运河的纤道上玩——如果把旧啤酒罐子往河里扔这种漫无目的的举动也能算是玩的话，沃顿小姐停下来向戴伦问了声早上好。对戴伦来说，有大人跟他打招呼，而且这个人既没斥责他也不盘问他，让他感到很吃惊。他一开始还呆呆地盯着沃顿小姐看，然后不知怎么的很快就和沃顿小姐亲近起来。他先是晃晃荡荡地跟在沃顿小姐后面，不一会儿就像一条小流浪狗似的在她周围转悠，最后就挨着她身边走走跳跳了。到达圣马太教堂的时候，戴伦很自然地跟着沃顿小姐进到里面，那样子好像他们相熟很久，早上一起出发过来似的。

沃顿小姐一开始就发现戴伦此前从没来过教堂，但不管是那天还是之后，戴伦都没对教堂表现出一丁点儿兴趣。在沃顿小姐开始洒扫的时候，他就兴冲冲地在小礼拜室和钟室里钻进钻出；要么不以为然地看着沃顿小姐把六枝水仙花配上枝叶插进圣母像脚下的那个花瓶里，要么满不在乎地看着沃顿小姐频频行屈膝礼，在他看来，这种动作只不过是大人们又一种奇怪的举止而已。

第二个星期，沃顿小姐又在纤道上碰见戴伦，一周以后又是如此，而且这次，戴伦不请自便地跟着沃顿小姐回到她家，还跟她一起吃了西红柿汤和炸鱼。这顿饭就像宗教仪式似的把沃顿小姐和戴伦之间那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确立了下来，尽管这种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同时，沃顿小姐也喜忧参半地意识到，戴伦对她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了。他们一起去圣马太教堂的时候，戴伦会在教友们就要陆续到来的时候溜出去，而且总是一眨眼就不见了；聚会结束后，沃顿小姐又总会在纤道那儿找到正在闲逛的戴伦，而戴伦也会马上跟着她一道回去，好像两个人从来没有分开过似的。沃顿小姐没有向巴恩斯牧师和其他教友提起过戴伦，据她所知，戴伦也没有在他神秘的生活小圈子里提起过她的名字。对于戴伦本人、他的父母和他的生活，沃顿小姐所知道的跟两人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少。

不过，他们第一次见面已经是七个月前的事了。那是二月中旬的一个早晨，空气清冷，一切都显得荒凉萧索。一串灌木丛把运河人行

道跟旁边的政府房产隔开，灌木的刺枝扭结纠缠，毫无生机；灰树树枝上那些黑色的叶芽缩得紧紧的，似乎永远不可能绽出绿意；细弱的柳条光秃秃的，垂在河面上，划破奔涌的水流，泛起一道道细碎的羽状波纹。盛夏已过，金秋缓缓降临。路上的落叶被压得黏糊糊的，沃顿小姐在上面费力地走着。她把眼睛闭了一会儿，在缓缓水流和潮湿泥土的气息之中，似乎仍能嗅到六月里接骨木花那醉人的香气。正是这种香气，每每在夏日的清晨，都会将她带回在什罗普郡^①度过的童年时光。沃顿小姐惧怕冬日的临近，而这天早上一醒来，她就感觉在空气中闻到了它的气息。尽管已经一个星期没有下雨了，路面还是有些泥泞湿滑。沃顿小姐和戴伦在树荫里走着，脚步声沉闷，四周笼罩着一种不祥的静寂，就连树上麻雀的轻叫声也听不见。但是在他们右侧，那条连着运河的沟里还满是夏天的绿色，丛生的水草没过了沟底的废轮胎、破床垫和旧衣服，这些东西正在水中腐烂。沟边的柳树树皮龟裂，树枝沉沉地弯下，纤细的柳叶垂在那看上去太过油腻污浊而无法将它们吮吸进去的水面上。

八点四十五分的时候，沃顿小姐和戴伦离教堂已经不远了，他们要经过一段低矮的隧道才能穿过运河。戴伦最喜欢走这段路，他高兴地大叫一声便冲了进去。在隧道里，他大声呼喊激起回声，两只手像苍白的海星一样贴着砖墙往前走。沃顿小姐跟在雀跃的戴伦后面，有些惧怕马上要面对的情形——走过带有拱形顶的这段后，还有一截昏暗潮湿、幽闭得让人发疯的地道，而且会听见运河流水舔舐地道砖石的巨大声响以及水珠从低矮的顶上缓缓滴落的声音。沃顿小姐加快了脚步，几分钟后便看到了隧道尽头那个半月形亮光，亮光越来越宽，直到把他们重新接回阳光下。戴伦这时也回到了沃顿小姐身边，瑟瑟缩缩地打着寒战。

沃顿小姐说：“天已经很冷了，戴伦。你为什么不穿那件厚外套呢？”戴伦把瘦弱的肩膀一耸，摇了摇头。沃顿小姐对戴伦竟然穿得

^①什罗普郡（Shropshire），英格兰西部的一个地区，与威尔士接壤。

那么少而且似乎不怕冷感到很惊奇。有时候，她觉得戴伦似乎愿意这样不停地发抖。在秋后寒冷的早晨穿得暖和一点，怎么就不够男子气了？而且他穿上那件外套，真的很好看啊。沃顿小姐第一次见他穿的时候，曾感到一阵宽慰。那是件崭新的亮蓝色风雪衣，上面带着红色条纹，肯定不便宜。尽管沃顿小姐没见过戴伦的妈妈，而戴伦也未提起过她，但这件大衣说明戴伦的妈妈在尽力好好照顾他。

星期三是沃顿小姐给花瓶换花的日子。这天早上她带来了两小束鲜花，一束粉玫瑰和一束小白菊。花束外面裹着玻璃纸，花茎还是湿的，沃顿小姐感到潮气渗进了自己的羊毛手套。那些花蕾都还包得紧紧的，但是有一朵快要绽开了，夏日的感觉在沃顿小姐心中瞬间鲜活起来，而这些天来的忧虑也跟着浮上心头。在他们去教堂的那些早晨，戴伦经常会带鲜花来送给沃顿小姐，他告诉她这些花是他在布里克斯顿^①摆摊的弗兰克叔叔给的。可是他说的是实话吗？还有，上周五，戴伦在晚饭前给沃顿小姐带了一块熏鲑鱼到家里，说是他在基尔本^②开小餐馆的一位叫乔的叔叔给的。可是那切成薄片的熏鱼，如此湿软，如此鲜嫩，还嵌着防油纸，还有那盛肉片的白托碟，怎么看都跟玛莎百货里卖的一样。沃顿小姐曾多么热切而又无望地看着摆在那儿的熏鲑鱼，而现在它就放在她面前，只是标签已经被人撕掉了。戴伦坐在沃顿小姐对面，看着她吃。沃顿小姐让他也尝尝，他很夸张地撅起嘴唇假装生气拒绝，只是看着她吃，眼睛里流露出深切的满足，宛如母亲注视着生病初愈的孩子开始大口进食。沃顿小姐吃完了，她很想问问戴伦这鲑鱼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可是刚刚吃完就盘问，似乎显得太不近人情。不过这段时间，戴伦越来越频繁地送她礼物，沃顿小姐心想，如果他再带什么东西来的话，那就一定得跟他谈谈了。

突然，戴伦大叫一声，往前猛跑几步，接着跳起来用手攀住头顶一根斜出来的树干，吊在那儿荡了起来。他的两条腿悬在空中蹬着，脚上那双白色的厚底鞋衬着那两条瘦骨嶙峋的小细腿显得特别硕大而

①布里克斯顿（Brixton），伦敦南部的一个区。

②基尔本（Kilburn），伦敦西北部的郊区。

笨重。戴伦经常会突然活泼起来——有时是跑到沃顿小姐前头藏在灌木丛里，等她路过时跳出来吓她一下；有时是从小水洼上一跃而过；有时是从沟里找来旧瓶子破罐子，再使出吃奶的劲儿扔进水里。戴伦从灌木丛里跳出来的时候，沃顿小姐会装出吓了一跳的样子；当他顺着横悬在河面上的树干爬过去，然后掠着水面荡着玩的时候，她会大声喊着要他小心。不过总的来说，看到戴伦生龙活虎的样子，沃顿小姐还是很高兴，这比戴伦平日里没精打采的状态要让她安心。现在戴伦还在那根树干上荡着，一脸顽皮的坏笑，两条胳膊交替着挪动，身子也跟着乱扭，上衣和牛仔褲中间露出一截肚皮，肤色苍白，肋骨分明。沃顿小姐看着他，心突然被一阵深切的怜爱揪了一下，接着就想起那件她一直担心的事。戴伦从树上跳到沃顿小姐身边，沃顿小姐于是问他：“戴伦，你妈妈真的不介意你跟着我去教堂帮忙吗？”

“嗯，没事，我跟你说过啦。”

“你总去我家，我当然很高兴，可是你妈妈真的没意见吗？”

“又来了，跟你说过了，没事。”

“如果我去拜访一下你妈妈，只是见见她，让她知道你都是跟谁在一起，这样是不是更好？”

“她知道的。反正她也不在家。她到罗姆福德^①去看我叔叔罗了。”

又是一个叔叔。沃顿小姐心想，我怎么可能把他们都分清楚？这又让她新添了一重忧虑。

“戴伦，那现在谁在照看你？谁在家里？”

“没人。我跟一个邻居一块儿住，一直等到她回来。我没事。”

“那今天的课怎么办？”

“跟你说过了，不用去上学。现在正放假，听到了吧，正放假哪！我说过了！”

戴伦越说声音越大，几乎要声嘶力竭。接着，他见沃顿小姐不说话了，就回到她身边，用平静些的语调说：

^①罗姆福德（Romford），伦敦东部的一个行政区。

“诺丁山那儿两卷装的卫生纸只要四十八便士。就是那个新超市。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弄几卷来。”

沃顿小姐想，戴伦肯定经常待在超市里，比如放学回家路过的时候在里面逛逛，帮他妈妈买点东西。他很会找便宜货，有什么大减价就会回家向他妈妈报告。沃顿小姐说：

“我自己去那儿看看，戴伦。四十八便士真是很便宜呢。”

“是啊。我也觉得。多便宜啊。我还没见过不到五十便士的卫生纸呢。”

沃顿小姐和戴伦差不多一路上都看得见他们的目的地——圣马太教堂，高耸的钟楼上那绿色的铜铸穹顶一直在他们的视野里。这是一座古罗马式的长方形基督教堂，建于一八七〇年，设计者是亚瑟·布洛姆菲尔德^①，他自信满满地将这座市内水沟旁的教堂设计得仿佛是屹立在威尼斯大运河^②边上。九年前，沃顿小姐第一次来到圣马太教堂，那时候她就决定以后要在这儿做礼拜。一来这是她的教区教堂，再者这里能让她享有她所谓的那种“天主教徒特权”。从此以后，沃顿小姐就对圣马太教堂的建筑风格全不介意了，连同她曾经对诺曼底式拱门的偏好、对祭坛屏风雕饰的钟爱以及对早期英格兰式尖顶的思慕一并抛诸脑后。现在，她觉得自己已经习惯这里了，不过偶尔也会感到不适应，那是当巴恩斯牧师带着那些游客和建筑专家四处参观的时候。这些对维多利亚建筑感兴趣的来访者要么对神龛推崇不已，要么对布道坛那八块画板上的拉斐尔前派^③画作赞不绝口，或者是支起三脚架用相机拍摄教堂的后殿，并颇为不敬地大肆高声谈论圣马太教堂与威尼斯附近的托切罗大教堂以及布洛姆菲尔德在牛津杰里科建造的另一处罗马式教堂的异同，但就算是专家在教堂里也应该放低声音吧。每当

① 亚瑟·布洛姆菲尔德 (Arthur Blomfield, 1829—1899)，英国建筑家，设计建造了多处教堂。

② 威尼斯大运河的河道两边散布着各式各样的古老建筑，有洛可可式的宫殿、摩尔式的住宅、巴洛克和哥特风格的教堂，被誉为威尼斯的水上香榭丽舍大道。

③ 拉斐尔前派 (Pre-Raphaelite)，兴起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画派，该画派认为文艺复兴全盛时期以前的诗歌和艺术都尽善尽美。

看到这种场面，沃顿小姐还是微微感到不适。

跟往常一样，教堂转眼间就神奇般地耸立在了沃顿小姐和戴伦面前。他们俩穿过运河护栏中间的十字转门，走上那条通往南门门廊的鹅卵石小路，沃顿小姐有一把南门的钥匙。南门可以通到小礼拜室，沃顿小姐通常把衣服挂在那里。这扇门还通往厨房，沃顿小姐都是在那儿清洗花瓶、摆放鲜花的。两人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沃顿小姐看了一眼门前的那块小花坛，那是教友中的园丁们拾掇出来的，可惜路边的土壤不肥，虽然园丁们忙得不亦乐乎，成果却差强人意。

“哦，看哪，戴伦，真漂亮！这些早开的大丽花。我真没想到它们会开花。别，不要采。它们长在那儿多好看。”戴伦已经弯下腰，把手伸进了花丛，听到沃顿小姐那么说，他又直起身来，把一个脏脏的小拳头飞快地插进了口袋。

“把这些花献给圣母玛利亚不好吗？”

“我们已经有你叔叔的花献给圣母了。”但愿他们真的是他叔叔！我一定得问问他，沃顿小姐心想，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向圣母敬献偷来的花——如果这些花真是偷来的话。但如果不是，我冤枉了他呢？那会把我和戴伦现在的一切都毁掉。我不能失去他，而且责问他花的来路会把偷窃的想法灌输给他。沃顿小姐依稀想起那句老话：玷污纯洁是一种罪。她于是又想：我得再考虑一下，现在还不能问，现在不行。

沃顿小姐在手提袋里摸索着找到拴在木环上的钥匙，试着插进锁眼，却没有插进去。沃顿小姐有些纳闷，但并不着急，她试着转了一下门把手，厚厚的镶铁大门猛地打开了。门锁已经被打开过，内侧的锁孔里还插着钥匙。走廊很安静，没有开灯，左边边通往小礼拜室的橡木门紧紧地关着。看来巴恩斯牧师已经先到了。奇怪的是他既然比沃顿小姐来得早，为什么不把走廊的灯开着呢？沃顿小姐戴着手套的手刚找到开关，戴伦却已经从她身边迅速奔过，朝格栅门奔去，这扇门把走廊和中殿隔开。他到教堂后喜欢点一根蜡烛，这时他正把小细胳膊伸进格栅门，去够里面的烛台和投币盒。在路上的时候，沃顿小

姐跟往常一样给了他一枚十便士的硬币。她听到叮当一声轻响，看着戴伦把蜡烛插到烛台的槽孔里，接着又去够装在黄铜盒子里的火柴。

就在那时，就是那一刻，沃顿小姐感到一阵焦虑。她的潜意识被某种不祥的预兆唤醒，先前的担心和隐忧掺杂在一起变成了恐惧。一股淡淡的味道，既陌生又熟悉——令人毛骨悚然的熟悉；似乎有人来过；开着的大门可能包含的意味；没开灯的走廊非常昏暗。突然，沃顿小姐意识到这里发生了某种恐怖的事情。她本能地大声喊道：“戴伦！”

戴伦转过身，看着她的脸，然后立刻回到了她的身边。

沃顿小姐先轻轻地推了推小礼拜室的门，接着猛地把门推开，眼前出现一片令人眩晕的灯光。那根与天花板极不协调的长灯管照耀着，发出的光吞没了从走廊里透过来的微弱光亮。沃顿小姐这时看到了最恐怖的一幕。

屋里躺着两个人，她马上意识到并且十分肯定他们都已经死了。室内一片混乱，两个人的喉咙都被割断了，像被屠宰的牲口一样躺在血泊中。沃顿小姐本能地把戴伦揽到身后，但是已经晚了，他看到了。戴伦并没有尖叫，可沃顿小姐感觉到他在颤抖，他发出一声轻轻的无助的呻吟，犹如一只惊恐的小狗。沃顿小姐把戴伦推回到走廊里，关上门，然后倚在门上，感到一股令人绝望的冰冷。她的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似乎在胸腔里膨胀并变得巨大而滚烫，震动着她孱弱的身躯，仿佛要将她撕裂。那股气味，开始还只是浅浅的，若有若无，好像只是空气中淡淡的异味，而现在却带着死亡的恶臭渗进走廊。

沃顿小姐背靠着礼拜室的门，由衷地感激这厚重的橡木给予的支撑。但无论是坚固的门板还是她紧闭的双眼都不能驱走深深的恐惧。她仍然能够看到那两具尸体，他们在明亮的光线下，仿佛陈列在舞台上，而且现在回想起来，比她刚才看见时更加耀眼光目。一具尸体从低矮的单人床上滑落到了门的右边，睁着眼睛向上瞪视着她，嘴巴张着，头几乎和躯体分离开来。沃顿小姐仿佛又看见他被割裂的血管，像竹节管一样从凝结的血块中伸出。另一具尸体靠着远一些的墙，

墙面支撑着他没有倒下，像个碎布玩偶似的靠在那里，样子十分可怖。他的头向前低垂着，胸前洒着一大片血迹，像个围兜。一顶棕蓝两色的线帽还戴在头上，只是已经歪斜了。他的右眼被遮住，但是左眼似乎有意在斜觑着她。这两具尸体都惨不忍睹，沃顿小姐感到他们身上所有昭示人性的东西似乎都随着鲜血而流失殆尽了——生命、身份、尊严在他们身上都已消失不见，他们似乎已不再是人。到处都是鲜血，沃顿小姐感到自己也洇在了鲜血里，鲜血在耳朵里嗡鸣，在喉咙里蹿腾，在眼睛里飞溅。她无力驱走那幅恐怖的死亡画面，血泊的旋涡在她眼前旋转、消失、变形，重又消失，但始终是鲜血。这时她听到戴伦的声音，感到袖子被他拽了一下。

“我们得在警察来之前离开这里。快点！我们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我们没有来过。”

戴伦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变得尖厉，他紧紧地抓住沃顿小姐的胳膊，小脏手的手指头透过薄薄的软呢衣料掐得她生疼，就像小牙齿在啃噬她的胳膊。她轻轻松开戴伦的手，当她开口说话时，对自己竟然还能保持如此平静的音调感到有些惊讶。

“不能那样，戴伦。警察当然不会怀疑我们的。离开这儿……那样才会显得奇怪呢。”

沃顿小姐推着戴伦沿着走廊向外走。

“我留在这里。你去找人来。我们得把门锁上，不能让别人进来。我在这儿等着，你去找巴恩斯牧师。你知道他住哪儿吗？就在哈罗路那个街区拐角的公寓。他会知道该怎么办。他会报警的。”

“但你不能一个人待在这里。凶手要是还在这里怎么办？他要是还在教堂里等着怎么办？我们得待在一起。好不好？”

戴伦稚嫩的童音里有一种决断，这反而让沃顿小姐有些慌乱。

“但是戴伦，我们不能把他们这样留在这里。我们不能都走。那样会有点……哦，太无情了，那不对。我应该留下来。”

“这样做太傻了。你什么都做不了。他们已经死了，僵了。你看见的。”